

研究生院之道

(美) 莱纳德·卡苏托著；荣利颖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研究生院之道

[美] 莱纳德·卡苏托 著
荣利颖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研究生院之道 /（美）莱纳德·卡苏托著；荣利颖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The Graduate School Mess: What Caused It and How We Can Fix It
ISBN 978-7-5682-4689-7

I. ①研… II. ①莱… ②荣… III. ①研究生教育-研究 IV. ①G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476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7168
THE GRADUATE SCHOOL MESS: What Caused It and How We Can Fix It
By Leonard Cassuto
Copyright © 201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010）68914775（总编室）
 （010）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75
字 数 / 18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68.00 元

责任编辑 / 王晓莉
文案编辑 / 王晓莉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编委会

总 顾 问：赵沁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

总 译 审：张 炜（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北京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编委会主任：方岱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委 员：麦瑞思·内拉德（Maresi Nerad）（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凯瑟琳·蒙哥马利（Catherine Montgomery）（英国巴斯大学教授）

李 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施晓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袁本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秦惠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周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李 镇（北京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研究员）

王军政（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

办 公 室：周文辉 沈文钦 李明磊 黄 欢 王佳蕾

丛书序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随着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高水平原始创新能力和拔尖创新能力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人才竞争的核心。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科技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载体，发达国家和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无不将研究生教育作为提升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和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

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规模极小，受时局影响时续时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1980 年建立学位制度后，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基本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生教育体系。2016 年我国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 200.4 万人，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重大发展战略需求，以及“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发展的制约瓶颈。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解决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难点和深层次问题，实现研究生教育强国时代目标的综合改革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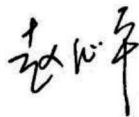
要解决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难点和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付出更多努力，加强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创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和学科体系，从而走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国际上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有关成果，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也是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研究

生教育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客观需要。

为此，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组织有关专家精心遴选发达国家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研究和实践领域有影响力的著作，翻译出版《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系列丛书。本丛书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研究生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高水平教材和智力支持，在我国尚属首次，并将产生重要影响。

希望编委会各位国内外专家、译者继续开拓创新、精益求精，踏踏实实地做好“丛书”的选题、翻译、出版等工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



2017 年 10 月于北京

译者序

本书原著作者莱纳德·卡苏托（Leonard Cassuto）教授本科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自 1989 年起在美国纽约福特汉姆私立大学教书至今，同时兼任《高等教育纪事报》“研究生导师”专栏作家。莱纳德·卡苏托教授著作成果丰富，学术涉猎广泛，长期从事研究生教学工作。他思想尖锐而且务实，能够从一幅更大的图景中看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犀利地指出美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

他认为美国的研究生院默认的一条培养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将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而实际上，只有少数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任职，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以，他认为研究生院正致力于培养学生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工作而努力。

虽然大多数人文学科博士都会考虑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但由于大学的教职（特别是终身教职）空缺数量极其有限，所以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进入学术机构工作。研究生院应该转变学生们的就业期望，为他们更广泛的就业提供改革思路，使在学术圈之外，研究生所受到的教育照样不会浪费。

研究生在应用型场景所具有的职业优势来源于“替代学术（alt-ac）”：替代学术并非是一个具体的工作、职业或领域，而是一种方式，一种透过学术训练的视角看待工作以及将学术方法应用于工作的方式。研究生能够在工作中怀揣着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时的热情和好奇心，并用同样的技能与方法——精读、历史调查、书面论证，或其他类似技能来完成手头的任务。

美国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也出现了明显的“走出象牙塔”的现象：虽然能以学术为业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任教的博士毕业生逐步减少，但中国高校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层次）的教育仍然恪守着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序列的顶端，肩负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技创新”的双重使命，如何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生，是摆在中国研究生院面前的一道难题。2015年8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所提出的高校建设政策吹响了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号角，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的王战军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从2012年起连续多年主持编写并出版了《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做了深度分析。本人亦有幸从2012年第一部年度报告起连续6年参与研究，负责报告中的国际述评部分。在参与过程中，我受王教授邀请翻译此书，受益匪浅，在此表示感谢。同时要感谢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教授对译稿最后的校订工作，尤其是对于书名“Graduate School Mess”的定夺，书名的翻译历经几次修改，从“研究生院的混乱”，到“混乱的研究生院”，再到“研究生院之殇”，最后到目前的“研究生院之道”。要感谢的还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的周文辉社长及黄欢老师，感谢他们在整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宋婷娜、孟静怡、李东宏，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郭一然、冯硕，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崔鹤、贾楠，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远承研，他承担了译稿大部分的校对工作。还要感谢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王传毅副教授，在翻译过程中多次提供了帮助。

没有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没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本书不可能面世，在此一并感谢。感谢所有关注、支持本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由于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7年10月

前言

探索一个“学以致用”的未来

我们的研究生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尽管谈论“病入膏肓”的种种制度已经再寻常不过，我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在谈一种制度是效用良好还是病入膏肓之前，必须知道该制度应该如何运作。

包括研究生、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在内的大多数学术工作者，关于研究生院的运作方式以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难以详辩，与他们各自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后融入学术社会的方式紧密相关。近年来，学术机构往往受制于资源的短缺，企业也处于高压且严格的社会监管之下。^[1]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见解，其中一些注定将被颠覆。

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观点：研究生院应将入学的学生培养成教授，尤其是从事大量学术研究的学者。如果这是判断研究生院以及研究生应该做什么的唯一标准，那么研究生院确实已“病入膏肓”。为数众多的教授正在致力于培养为数更多的研究生^①们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工作而努力——更确切地讲，那些研究生被教导要从事学术工作，然而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能从事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将真正的前途与希望弃之不理。

可能您还认为研究生院是培养未来教授的专业训练场所，这种观点几十年前就落伍了。陈腐不前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仍带给我们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黄金时代遗留的臆想，即任何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获得教席。传统的训练方式导致研究生只能从事狭隘的专业研究，轻者或许被扣上“不切实际”的帽子，

^① 译者注：书中的“研究生院”，原文为“graduate school”，包括研究生和博士两个阶段。书中凡是单独出现的“研究生”一词，原文为“graduate students”，指的都是研究生和博士生两个群体。

重者将前途尽毁。现行制度教导他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臆想和期盼，其中传递出的观点亟待审查——甚至改变。

过去，公众对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寥寥无几，最近这些讨论却日益活跃。这是因为公众对研究生院的不满情绪快速升温，研究生获得学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与此相反，找到理想的工作越来越难。不久前，我被邀请参与了一场类似的公众讨论：关注未来的博士学位论文。^[2]我和在场列席的同僚本希望进行一场关于不同领域的论文本质的讨论，比如，教授该如何指导论文，数字技术如何改变论文写作，等等。然而我们讨论的内容却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涵盖了许多问题，例如：研究生教育整体的保守性、受挫的学术就业市场、贫乏的研究生资助（包括美国大学使用临时教职工的不堪事实）、获得学位时间的延长，以及在研究生院的人文与社科领域中盛行的个人主义如何进行有效的协作。回想起来，这些话题几乎是不停地从一个蹦到另一个，如此大肆扩散开来。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内更大的制度问题下，研究生教育面临的种种“小”问题相互交织，实难分离。^[3]

如果说研究生院已经病入膏肓，那么这种病态无疑横行内外，贯穿始终。正因为如此，讨论研究生教育改革——特别是人文学科改革——必须持有整体、全面的眼光。我们应当清楚，仅仅去责难博士论文实属豹窥一斑，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因素，它们不仅导致研究生教育不能协调而高效地运作，而且使接受了此等教育的研究生们找到理想的工作更加困难。

本书聚焦人文学科，对此我想进行一些解释。我的许多观点（或许不是大多数）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我也会时常纵观全局，以囊括更大范围的艺术与科学。我把精力集中在人文领域，因为这个领域就像“矿井中的金丝雀”^①。当我们讨论各领域研究的实际效用时，通常会首先探讨人文学科，这是争论研究价值的焦点，当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为人所诟病时，人文学科也首当其冲。如今人文学者构成了对研究生教育不满的规模最大的群体，大量硕士和博士以“辅助教学”的身份进入学校工作，推动了很多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同时，在人文学科中也诞生了

① 译者注：矿井金丝雀的特点是经常被作为“惯常的试验品”。新开掘的矿井往往毒气密度较高，早年矿工在进入新矿时会携带一只金丝雀，它们对甲烷和一氧化碳等气体十分敏感，十分擅长发现潜在的危险气体。只要金丝雀发出叫声，矿工们即可知道空气供应是安全的。一旦金丝雀死亡，就有必要立刻撤离矿地。

最具创意的思考以及最与众不同的创新。专业机构内外的一些组织，如美国历史协会（AHA）、现代语言协会（MLA）等人文社科类组织，它们并不否认研究生教育问题的存在，而且试图指出前进的方向。因此，人文学科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不二领域。

当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明确之后，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宽泛而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它。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每个问题都息息相关，并能催生出其他问题时，我们才能做出改变。对于研究生教育工作者来说，即使长期以来的无知与刻意回避使得前路变得无比艰难而充满挑战，也不能阻止我们窥镜自视，以正衣冠。

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从研究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们在研究型大学获得第一份教学经验，其论文的研究领域往往与指导教授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论文指导教师自然而然地成为研究生的第一个榜样。学术圈内的工作并不只集中在研究型大学，而学术圈外的工作看起来与导师们的工作又有着天壤之别。^[4]“教授”和“研究员”的概念在过去的50年中日益趋同，这一事实推动了研究生的培训，随之而来的是教学本身的边缘化——尽管大多数教授职位集中在教学密集型的学院和大学。这种彼此分离的趋势实为明显（一些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而我是在离开研究生院很多年之后才有所察觉。这意味着研究生院是专业的学校，但大多数研、博项目都忽略了研究生和博士生们的专业发展。我们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学术训练，只有在学生即将撞上就业市场大门的时候，我们才会顾及他们最紧迫的专业需求。教师们忽视了研究生的职业目标，这使研究型大学中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这种相关的联系在持续加强。我们教导研究生去追求那些最稀缺的工作，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无法成功入职。

博士论文写作是对于研究院在读者的刚性要求，同时也是进入研究型大学工作的必要准备。在通往学术论文的道路上，很多人都不幸掉队。高达50%的博士生退学率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其中很多人的离开不是源于一个草率的判断（“我试过了，但读博士并不适合我”），而是经过多年的研究生院学习后决定的。对于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获得人文学科学位大约需要9年，这剥夺了年轻人赚钱的时间，并使他们积累了平均29 000美元的债务，这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5]

这体现了广泛存在的制度无序性，也证实了长期在任的哈佛校长 Derek Polk 的观点：“研究生院是所有大学高级学位教育制度中最缺乏管理和设计缺陷最严重的地方。”^[6]我们暂且不审视研究生院的管理和设计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教学本身的失败。当我们讨论研究生院的窘境时，通常不会谈到糟糕的教学，好像它们的教学就该失败。

本书旨在探明研究生院的现状以及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本书中，我将展示为什么研究生的教学，无论课堂内外，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及从广义上讲，研究生教学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与未来，乃至与整个社会前途命运的相互联系。“没有一所大学是私人机构。”罗格斯大学校长 Robert Chloe Hill（1932）如是说。^[7]我们应当将此观点付诸行动。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的研究生教学必须承认其所在系统的专业性。这意味着，教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也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

- 在就业市场中，大多数研究生和博士生并不能得到其指导教授所从事的工作。
- 在进行指导时，即使大部分学生会选择不继续深造，教师也要一开始便对想要加入项目的学生讲明学术界就业现实的严酷性，并如实给出奇低的就业相关统计数据。
- 对于进入研究院学习的学生，各领域的研究生项目学习都必须找到其存在的合理根据，而不是让年轻的学生经过长年累月的学术训练，只能换来一份收入低廉、不受尊敬、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

为了达此目的：

- 研究生培养项目需要通过着力改进课程标准，为学生进入更广阔的就业市场（不限于学术界）做好准备。
- 学生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时限内做好就业准备并按时拿到文凭。

简而言之，教授和学校需要为研究生提供更好的帮助，并使这些帮助公开化、明确化。本书的终章“寻求伦理准则”，便是把教学改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呼吁重建大学的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平衡、知识的产出与学生的产出之间的平衡，以及大学生活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优质的教学和咨询建议都很关键，

它们不仅作用于当下，还会影响未来。艺术与科学领域的研究生都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困难，其程度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之最，而大学教授们为此所付出的还远远不够。教师也没有对学生们进行充分的、不仅限于学术圈内部的就业培训。

如此说来，以下问题便应运而生：研究生院为什么要为学生在本专业之外的就业做准备呢？人们如果想成为律师就去法学院，想成为医生就去医学院，研究生院为什么不能只为那些想成为教授的人做准备呢？

一名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并准备参加学术类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他的目标始终保持不变。Ian Niles 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哲学博士学位，他表示：“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对教学不是很感兴趣了。”现在他正从事电脑搜索引擎的工作。Eric Kaplan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博士，他于“1966 年决定去私营公司工作”，在参加完口试后，他承认自己“担心就业市场的紧张局面，而且觉得为更广大的观众群体写作会很有趣”。现在他在一家电视台工作。^[8]无论是普通还是光鲜的例子，都不胜枚举。研究生院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达到要求，因此亲历过这段惨痛的学习历程之后，改变在学术圈内就业的想法再正常不过。

尽管有很多人都从事了相关职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执业践法，也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要去救死扶伤。研究生可能由于想成为教授而修读博士学位，当他们了解更多之后，有些人可能会放弃所学专业。这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发展趋势，“21 世纪的教育历史学家”（*The Education of Historia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一项由美国历史联合会资助的研究。研究者们认为，所有博士都寻求学术机构中的职业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类似的观点只是所谓“黄金时代”的残余，当时有丰富的教授职位——这一切导致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9]事实上，研究生既可以在取得学位之后决定是否转行，又可以在获得学位之前做出决定，二者都不应该在教师的预估范围之外。既然能预估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在研究生教学中充分予以体现。

我们必须承认，高校每年只需要少数研究生和博士毕业生，来填补因个别教授退休而产生的职位空缺。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减少研究生项目，只招收少数学生进行培养呢？其后果是研究生项目多样性的下降，会极大地削减其学生在智力

水平、社会经济背景、种族以及民族上的多样性。在艺术和科学学院，不同项目的招生人数应当适当缩减，缩减至教师能够给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术培训及职业指导，但绝不应减至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进入学术圈工作的程度。现代语言协会专项组于 2014 年进行的一项关于博士学位的研究显示：“想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会在工作中为学术事业和公众生活做出贡献。”^[10]这个杰斐逊式的声明，揭示了在公众生活中培养更多博士的固有价值：更高的受教育层次不仅能造福学术界，还能提高社会的民主化程度。

博士们离开大学后，并不需要放弃学术生活。Katina Rogers 是一位在“替代学术事业（alt-ac）”方面领先并以此标榜自己的思想家，她将“替代学术”形容为：

替代学术并非一个具体的工作、职业或领域，而是一种方式，一种透过学术训练的视角看待工作以及将学术方法应用于工作的方式。这意味着当你参加工作时，怀揣着与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时相似的热情和好奇心，并运用同样的技能与方法：精读、历史调查、书面论证，或其他类似的技能来完成手头的任务。^[11]

这种校外的学术参与知易行难，许多博士被自己脑海中的“虚妄之诺”深深困扰。^[12]教师们要为学生此种不满情绪负责。学生不满现象的存在，意味着研究生项目必须明确如下内容：本项目到底能为学生提供何种教育，学生毕业后会面临哪些出路以及这些出路绝不局限于学术圈的残酷现实。

当然，大多数人文学科博士生都会考虑将来从事学术的目标（部分硕士生也有类似的目标）。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减少他们的风险，使训练能够适用于其他工作？研究生与博士生培养项目需要不断修正自我，寻求最适合的教学内容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对一些人来说，能够进入学术机构是最好的结果。但我们的想法是寻找其他适合的出路，对一些学生来说“替代学术”可能是最好的，另一些学生可能会完全离开学术圈。

即便博士生选择离开学术圈，他也不会觉得前途迷茫，博士不只是天赋过人的书虫。他们做很多事情都胜过在校外雇用的专业人员。Richard Wolff 在公司通信部门任高管多年，2000 年前后他开创了自己的公司——Golin Harris，并开始招聘博士生。“我的一些资深合伙人在我开始招聘博士时都深表怀疑，”他回忆道，“但他

们接受了这个决定并一起共事。”据他估计，公司 70 人的员工队伍中，一度有 1/5 的人拥有博士学位。^[13]

Wolff 认为：“博士从纯粹的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亟待开发的专业资源。他们拥有高教育投入带来的高水准的技能组合，因此可以凭借丰厚的起薪（高于他们做大学教师的薪金）将他们拿下。”“此外，我会在中层职位雇用博士，”Wolff 说，“因为他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职位的要求。相比本科生而言，受过专业训练的博士生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习进步。”

Wolff 所说的技能指的是更广泛和更实用的技能。博士生通常具有十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分析大量信息的能力。他们懂得广泛阅读和深入学习才能理解某些东西（包括超出当前研究领域的内容）的道理，他们可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可以胜任长期项目的管理并独立工作——当然，博士论文的写作便是他们以上能力的最好体现。

但是，现在的研究生教育一般不会为学生在心理上或实践上做长期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学生根本无法在职场上有效地发挥这些技能。我们往往“教导”学生不去找圈外的工作，告诉他们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种权宜之计，告诉他们离开学术会让导师们失望，然而我们在未来就业上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指导，于是导致博士们失业且不甘于现状。

研究生及博士生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显示了高阶教育和指导的失败，其不良后果甚大。它也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席卷美国学术界的大危机的原因：包括人文和自然学科共同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营利性大学的崛起，以及针对终身聘任制的攻击，等等。很多评论家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研究生院教育系统在“人”这个层面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学生和学生助教上。这种解释其可取之处在于，Marc Bousquet、Christopher Newfield 等教育观察家在其字里行间呼吁研究生院改革的到来。他们的言论值得关注。^[14]

有些人认为，研究生院本身的问题较之学术界整体的问题实在是微不足道，甚至有些人认为我的提议徒劳无益。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系统的改革取决于对使命的尊重。教育学生是教授工作的核心。其次，当一个体系的所有者都拒绝自我检查，更遑论承认缺点并试图改正时，哪位体系外的人员还会支持体系内的修

复？倘若管理者和传道者不关注当下高阶教育体制所面临的切实问题，他们就没有对其事业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这种不尊重助长了维持现状、不思进取的风气，这一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切实存在。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拯救我们的专业，并且不会阻碍其他改革的努力。最后，如果大学不尊重那些牺牲时间和精力来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生，又如何能得到那些教师或教育的政策制定者的尊重和同情？教师和管理人员几乎被周围的混乱压垮，而清理的工作却始于足下，即我们的本职工作。

第一步是清理教学。当前的研究生教学实践在本质上就相当于出售过期的护照。美国未来的学术事业一方面要求我们把现有的工作做得更好，另一方面也要形成 21 世纪高等教育新的“关怀”伦理。未来 10 年可能比过去的 30 年更艰难。不同于过去的对现实窘境的充耳不闻，现在我们需要以清醒的态度迎接眼前的工作。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有许多扎眼的问题，最甚者莫过于学术就业市场，因其从不好（20 世纪 70 年代）变得更糟（20 世纪 80 年代），又变得残酷恶劣（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最后变成彻底衰败（2008 年经济大衰退之后）。最近非学术就业市场的问题（与经济大萧条有关），使得博士的就业形势更加悲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完成硕、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却逐步增加，研究生培养项目依然将培养目标定位于空无职位的学术领域，学生们整日做着将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春秋大梦，接受学术上专业却指向狭窄的技能培训。

俗话说“不发表即终老”，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有待检验。图书馆购买更少的书籍，出版商也正在改变其出版策略，虽然一些保守的学界仍不愿接受这苦涩的新现实。但是电子书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依然节节攀高，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基于纸面论文写作，尚未适应新时代数字信息的发展趋势。随着新的电子技术传播方式的产生，新的合作研究形式不断出现。然而，大学内的评价文化一直不承认这些创新举措，更不用说予以特许了。由于没有新的形式和技术，论文往往很难与实际的工作相对应，博士生一旦离开研究生院就会经历这些问题。

我想顺带提几句关于技术的问题。一些教授和管理者认为存在某种灵丹妙药，无论是技术还是其他东西，可以介入并拯救我们，但这种想法无异于搁置问题，